平定州志

卷 一

二

合订本

（一）

平定州志

序
例言
御制
星野
职名
绘图
目录
卷
一

8712285

北京圖書館藏

光緒壬午續脩



滂雲樓藏版

重修平定州志序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
志也者萃一邦之文獻備
帝使之輶軒著往哲之儀型啓
後人之觀感所以昭信而

垂遠者也平定爲晉東雁
鎮自古稱名勝區山水巖
奇人文代振州志自前明
紳士延君創始經修於王
公祖庚又經修於陶公

易蔡公廷弼金公明源簡括詳明詢稱善本然自金公纘修之後迄今幾及百年矣中巫撫晉以威毅伯曾大先緒已卯

通志歲久失修奏達於

朝奉

命纂輯復檄各府州勠力自為書前牧賴公昌期招集紳儒經營其事庚辰夏

余莅斯土見諸紳採訪者
不辭勞瘁掘槩者不避
嫌疑知能相与以有成也
舊志以州為綱而孟壽樂
三駒兼焉今孟駒寿陽先

志其志樂撤平改卿已久
其人物事績則仍附於
州簿　憲撤也因与諸紳
分別纂載重加改訂其間
沿革賦役建置形勝之

同在前者悉仍其舊而修
士大夫之仁風善政節誼
文章以及閭里之孝子貞
媛耆儒碩德則必闡幽
揚隱撫拾無遺悔使百
年來文獻足徵輶軒足
採前蔵之經後哲足師
所謂昭信而垂遠者其
庶幾乎罷弦識若龍門
尚求發寶才乃彪炳固不

厥精详
補其罅
緝赵者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春之
月知平定州事古
越張彬均軒氏譔

州牧金明源原叙

平定之为直隶州，计六十余年，志再修矣。所属三县不与焉，前之人岂无见于此欤！辟之作室然，一人而作一室、规模既约、增损亦易，汇众室而为一，取材有多寡，营度有先后，未有不定其规模而从事者。

州犹室之有堂，三县其廊庑也，分之则各为一区，合之统归于一室。要使其合也，可以按籍而知，其分也亦可依类而得。事之繁简不同，地之剧易大小又异，非兼总而条贯之，则无以尽其制，而室有不完矣，故知其难也，非特此也。

平定始于宋而误为唐之平州，乐平晋郡而讹为汉，寿阳本邑而混于郡，其人物事迹妄相称引，强非其有者殆不可悉数。是则凿空构虚以自为能而已，奚以视后之人乎！于是又知考核之难也。

始署州事，蔡君倡为之草创未就。余莅任后乃取州县之志，分门别目，以州为纲而县从之。其事之同者，详于州而略于县；其异者，则各载于其下。删其繁芜，正其误讹，成书十卷。非敢

谓前之所难，今之所易也。聊以补前志所未备，而无贻作室者之羞则几矣！

学政戴衢亨原叙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余奉命视学山右。乙巳春按试平定，阅所呈州志，尚未系直隶，所属乐平、孟县、寿阳三邑各自为志，不复采入。其间别类分门不无舛错，而近事阙焉。因语署知州事蔡公曰：「平定于晋为要区，士习文风颇近淳正，而志阙不修，是守土者之事也」。蔡公欣然任之。事未蔵，蔡公调任朔州，继任金公复踵修之，不匝岁而书成。金公邮寄其稿以来，且匄余序。览其考据明确，详于旧志，而部署亦较严整，盖几于作者之林焉！予维作史之难莫难于志。今国家幅员广远，作述明备，自直省以及州县，靡不有志。平定东踞井陉，西邻太原，南极辽阳，北带雁门，为京师之右背，全晋之咽喉。我世宗宪皇帝御极之二年，即升为直隶不列散州，诚以其地紧望，任蔡重也。官斯土者，考其户口井疆，措之治理，行见政通人和风淳俗美。然则是编也，非即古之职方、训方、刑方之遗意

也欤！

州牧蔡廷弼原叙

考之周礼，掌邦国之志有小史，掌四方之志有外史，掌天下之志有职方氏。凡山川、人物、风土、政治无不散见于一区。行人采之，上贡于天子，太宰弊其得失而殿最焉。

平定当燕、赵、秦、蜀之冲，为全晋襟喉，差使络绎，莅兹土者朝夕倥偬不暇，何有于志？是以世远年湮，其故实多泯没无考。

自明汝南宋公谋诸州士，延论仿辑旧闻，聊备梗概，始成一志。垂百余年记载阙如。后有云间王公祖庚重修，残阙未备。继则文登陶公易谋大加采辑，旋升去任，遗稿更多伪乱。

余甲辰冬自岢岚奉委来平，越明年春，学宪戴公来州岁试，谓余曰，平定为山右文物之区，顾志乘鄙琐，随摘数端，俱切要害，命余细加检阅重修。

余爰会集州中绅士较议，俱以为然。就所签出诸条详请各宪详核。方欲肇端，旋接金公莅任，余复调移朔州，不能就绪，方虑供亿剞劂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费甚繁，恐成空举。乃贤牧伯金公慨然为己任，不数月，已闻志事告成。

余既服其敏决，又幸一州山川、人物、风土、政治、数百年来前此之阙而未详者，于兹大备，得以仰付学宪重修之命，而不虚于始事之请也。因记始末附诸简端。

州牧姚学瑛旧叙

屠维赤奋若之夏，余自沁州移署平定，见夫雉堞之雄壮，人士之荟萃，左则固关之天险，右则冠岭之地灵，形胜险隘真令余览不及遍。窃谓

于此而辨星野，溯沿革，考土风，列选举，观人文，广摭博采，所以备稽考而征文献者，胥于志是赖。而悔轩陶刺史适以旧志未详，重为删订，四阅月，而稿脱，即已升任淮安，行将载书册以去矣。因手出一编，谓余曰：是州志也，是本延志、王志酌剂而损益者，盖为我付梓人。余浏览周环，颇征矜慎重。念我国家声教覃敷，山陬海噬无所不到。

平定虽中处万山，而地称神皋要郡，为陶唐故封。其俗俭而啬，犹有淳古之遗也，其士秀而

文，犹有礼义之选也；其冠盖相望，则科第之蝉联也；其衡宇相接，则生齿之繁衍也。兼以孝子、忠臣、烈女、义士后先辉映，炳炳麟麟，其维系乎世道人心者，得于州志窥全豹，而向之不及遍者，一披览而历历如绘焉。

余虽暂为承乏，敢以一官墨舍任其散佚而无稽哉！爰就前刺史之抄而存者，次第排撰，间以己意为删订，急付剞劂续其有志竟成之绪，而出数言以弁诸简首。

州牧陶易旧序

平定为冀州分野，自虞舜分置并州，厥后复改冀州、又置并州、又改司州、恒州，废兴沿革，不一其代。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康诰而分于夏墟，杜氏以太原晋阳当之，其后三晋争雄、幅员日扩、而平定千山峦嶂，更为三晋雄镇，并陉西南，太原东北，重以固关为锁钥，诚入晋一扼要区也。

旧志撰自前明延公，采摭过多，鲜所持择，华亭王氏复加删订，矜慎之至转得粗粗。余守是邦六载矣。辟讲舍，探泉源，修泮宫坊，新天衢

阁，拓龙神后殿，刱始落成次第毕举。而于志独迂久未辑，非敢缓也。马端临不云乎？志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余家鲜异书，宦无优日，徒以饾饤典核，自夸淹博，不惟獭祭贻讥，抑亦疥驼是诮。然既备官兹土，而于山川之形胜，人物之流传暨一切制度典章阙焉，弗讲，又非服古者所宜出此。爰就公暇余闲，脞辟积见闻，泄笔以记，删繁补简，日与龚友卯君共研究，虽不敢谓尽悉旧事，而于慎而不漏，该而不侈之意竟竟矣。书成将付剞劂氏，复荷天子恩命擢守淮安，仓猝就道，仅抄存而插诸架，是一未竟绪矣！后之君子瞿然于有志竟成，弗嗤疏妄，梓而行之，亦同一斯文有感意也。是为序。

冀宁道徐浩旧序

晋阳为寰宇要地，东西距八百八十里，南北距一千六百二十里，古昔帝王建都于此，历历可考。

上艾隶于太原，山环水绕，自古迄今，咸以冲繁目之。代匮兹土，盖戛戛乎其难也。平定州即汉上艾地也。文登陶君甫下车购求州志。则梨

枣零落，煤印模糊，于山川之险要，形势之起迄，人民之盛衰，物产之盈虚，暨名公钜卿，忠臣孝子与绩学能文；美言懿行，奇节胜概，或缺而不备，或烦而无当，谋欲更新，以垂永久。佥曰：此不朽盛业，君以身纫其事。顾独力难成，因聘龚进士卯君，相与焚油继晷，旁搜远绍，发凡起例，别户分门，历岁日月若干事既蒇。会升知淮安府事，既成一家言而绣梓有待。概自上艾当战国时，干戈相寻无时暇逸，沿及后世亦难以休息。我国家承平百三十年矣！上恬下熙，人和物阜。凡一邑一井之间，十里百里之内，朴者安耕凿，秀者业诗书，即至头童齿豁，鳏寡孤独，暨疲瘵残疾，无一不得其所；下而跂行喙息飞潜，动植亦沐太和之化而尽其性。由是而一州以及区宇，莫不踵事而增，可以参于省志，亦可以介于一统志，沐膏咏勤，翻阅雒诵，瞭如指掌，则州志重辑，未始非助郅隆之治於万一者也。

予由太原守，特授分守冀宁，惟日竟竟，虑无以仰付圣主知遇，时率府州县讲求吏治以相观，而善若文登陶君，尤励精图治，超然特出者

矣！考州志肇自前明延公，后为华亭王氏修辑，又二十余年而陶君重加增减，昔人评新旧唐书事增于前，文减于昔，而刘与殴阳之优劣见矣！兹役也，集三长去五难，所谓文直而事核，文赡而事详者非欤！是为序。

州牧王祖庚旧序

平定当燕、赵、秦、蜀之冲，为全晋襟喉、洵形胜之地厄塞之区也。其间疆域、城池、山川、关隘、户口、田赋、坛壝、公廨、秩官、选举、人物、艺文诸大端均不可以无考。若夫忠臣孝子、义士、贞女尤有关于世道人心，而湮没无闻，不亦大可慨耶！此志之不可缺也。

如是岁丁卯秋，简亲王署晋抚，遴余入告调守是邦，下车以来，旷览形势之险要，目击民物之繁庶，按验土脉之硗瘠，察知蔀屋之空虚，而鲜衣美食，俗竞浮华，谚语反唇，时闻德色，惴惴焉。深虑无以付王之望，曷以报天子恩，亟欲知郡之利病而调剂之，以少尽职守，而茫乎未有据也。及检旧志为明万历中叶以前事，百数十年间燔火萤光几於迹熄，抚卷太息者久之。

熙朝圣圣相承，重熙累洽，制度典章之备，因革损益之宜，尽善尽美，迥越前代，乃任其散佚无稽可乎哉！于是搜罗故实，采访遗逸，不自知其谫陋，谬以编辑为己任，薄书之暇，挑灯握椠，订讹补缺，窃不自安。复与郡之耆宿英俊，互相讨论，三逾月而稿脱，众咸曰：志成矣！

余维志犹史也，纪事之书也。昔司马子长作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世称实录。以故古人论史有三长，非其人莫或举也。余之学殖荒矣，而才识又卑下焉！乌足以操笔削而惬舆情，讵敢公论在人，余何容心耶！后之人不以为可，缓而随时厘订焉！是又余之深愿也！夫是为序。

山西学政德保旧序

曰信今而传后乎？夫亦使一郡之规模、不至荡然无存，而从政者有所取资焉耳。至于是非得失，

州之旧志，成于明万历中叶，中更天崇，迄乎昭代，垂百余年记载缺如矣。

荏兹土者，或狃于薄书之鞅掌，或迫于更代之无常，蹶蹶一官修明罔暇，此志之所以卒就于荒略也。云间王子来守是邦，洞察民物，周览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